

读者“三言两语说文化”,南阳鼓词非遗传承人也忍不住了——

李国全也来聊聊他的文化经

□本报记者 王蕾

“晚报真心实意给南阳人提供了一个说文化的平台,篇幅报道都说到了民心民坎。”南阳鼓词非遗传承人李国全一见面就说。

本报《三言两语说文化》专栏自5月19日推出以来,短短一个月时间数百读者参与,你一言我一语,说“小文物保护”,谈“三国文化苑”建设,感慨“老城根文化流失”……

这其中,有一群活跃在文化圈里的老文化、老南阳。市曲协副主席、南阳鼓词非遗传承人、70岁的李国全看到文化遗产日本报《“三言两语”聊聊咱南阳》的报道后,感慨颇深,拨通记者电话一聊就是个把小时,昨日他意犹未尽又赶到报社说起他的文化经,“感谢晚报这些年对南阳文化的关注与坚守,无论是之前专家学者论道的《文化复兴与跨越崛起百日谈》,还是《三言两语说文化》,都给咱南阳人搭建了一个说文化话发展的平台,这么多声音聚在一起,‘文化南阳’必将直抵人心。”



说文化,李国全感慨颇多

用舆论利剑为曲艺文化保驾护航

南阳文化撰文著述可以写成皇皇大书,哼鼓儿哼的也可以哼上几年。纵观古今,南阳文化元素的每一个流向,都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过往。一通石碑,一口老井,残存的城墙,地道的民俗……无不彰显着南阳文化的辉煌博大。“如果没有一个舆论阵地为这些醇厚的文化留存发出思考性的声音,文化复兴之路恐怕艰难。”李国全说,“让人欣慰的是,南阳晚报这些年真心实意地为南阳文化的发展传承采写了不少有分

量的好稿件。”

“晚报曾连发三篇反思性稿件挽救内乡宛梆这一珍稀剧种,促成内乡县文化局与南阳艺校合作,开办‘内乡宛梆班’,使宛梆传承后继有人;两年前,晚报又为大调曲在邓州会演作了专访;关于南阳鼓词、三弦书、快板等曲艺文化也有不少报道……”李国全说起本报为曲艺文化保驾护航的点滴,如数家珍。

“去年11月,晚报推出《文化复兴与跨越崛起百日谈》专栏,王新会、二月河、周

大新等领导学者为咱南阳文化发展倾囊献计,数十篇署名文章为南阳文化发展助力导航。今年新开通的《三言两语说文化》专栏,为咱南阳老百姓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说文化平台,6月16日,文化遗产日那么多的读者关于‘完整保护昨天的历史,恢复原汁原味老南阳’的建议也道出了我的心声。”李国全说,晚报的篇篇报道说到了民心民坎,“作为南阳人,我也按捺不住想和记者聊聊我的文化经。”

恢复文化小团队,激活传承正能量

“咱南阳的曲艺形式多样,大调曲、三弦书、南阳大鼓、桐柏渔鼓、淅川蛤蟆嗡、西峡锣鼓曲、邓州怀口坠子、新野槐书,样样出彩,中国曲协名誉主席刘兰芳称赞南阳是真正的中国曲艺之乡。”李国全说,如今曲艺传承后继乏人,桐柏渔鼓、淅川蛤蟆嗡、西峡锣鼓曲、邓州怀口坠子、新野槐书等也面临失传的窘境。

走访各县(区)文化馆、

文化艺术学校,不难发现“土得掉渣,也土得有味”的民俗文化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。“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各个县(区)都有自己的说唱团,逢年过节,街头路口,处处都有文化表演。”李国全回忆,那时南阳的老街坊拉家常,都会抱个“三弦”、拿个“快板”过过瘾,哪儿有说书的“鼓儿哼”,听书看热闹的大人小孩总能围个里外三层。“如今,县里的说唱团都

取缔了,只剩下南阳说唱团还在坚守‘说唱’。年轻人和学生娃连咱南阳地道的曲艺形式都不知道是啥,谈何传承。所以我在想,能否将各县(区)类似说唱团这样的文化团体恢复起来,让老百姓真正走近曲艺文化。”

李国全还建议各县(区)的文化馆能真正文化起来,真正给群众搭建一个文化学习、娱乐、交流的舞台,激活新生代的传承力量。④8

诚邀读者说文化、谈文化,建言献策;就一个点一个面,“三言两语”说说你的想法,共谋南阳文化美好的未来。您可发E-mail至nywbrw@126.com,也可拨打热线18637767188、13838779255说出您的心声,或添加微信“nywbrw”参与互动。

欢迎读者扫描二维码添加“南阳晚报人文”公众号,关注栏目。



男孩子愣住了,几乎不相信这个老司机在跟他说话,一身又脏又旧的劳动布工作服,握方向盘的两只手,手指头跟胡萝卜一样粗,怎么可能知道《野蜂之舞》?不过男孩子还是很有礼貌地说,“不会,那首曲子对于我来说有点太难了。”“那拉到开赛练习曲了吗?跳弓有点难哦。”

男孩子吃惊地眼睛都瞪圆了,他说:“叔叔,难道你年轻的时候也拉过琴吗?”

江渭澜只是笑了笑,不置可否。一路上,他们都在谈音乐。直到分手,男孩子还是强调,“叔叔,你过去一定拉过琴,对吗?我说得对吗?”然而他的眼神分别又在说,你怎么混成这样了?这是怎么回事啊。

是啊,有谁想到,在遥远的1981年的春天,他也是这个年纪,估计也是这副青玉米的模样,同样是坐在卡车的驾驶室里,他,江渭澜,也是抱着黑色的小提琴琴箱。不同的是,他穿着草绿色的新军装,坐的是解放牌大卡车,当时他们刚刚结束了3个月的新兵集训,正式分到下面的部队去。

开车的是一个老兵,现在想来应该也是个城市兵。老兵一边开车一边问他:“知道把你分到哪个部队吗?”江渭澜摇头,“问过,回答全到了就知道。”

这也的确是部队的传统,就是少问,或者问了也没人告诉你。老兵想了想,说道,“不管分到哪儿,还不都是站岗、出操、训练、打靶,我就想啊,你什么时候拉琴呢?”

“爱好不行吗?”

“新兵蛋子,部队可是一个消灭爱好的地方啊。”说完这话,老兵只是斜眼看了黑色的琴箱一眼。新兵连的二十多个人,在不同的地段陆续下车,被当地的老兵接走了。最后只剩下了江渭澜和王觉两个人。他们在新兵连的时候只是认识,几乎没说过话,居然分到了一个部队,于是对望了一眼,内心仿佛一下子拉近了很多。

王觉比江渭澜大5岁,相对成熟许多,他们跟在老兵的身后来到集体宿舍,正好分在上下床,王觉坚持睡上铺,对江渭澜道,“你是小布尔乔亚,你睡下铺吧。”接着又说,“我就是怕当兵,结果就分到工兵五团。”说完深深叹了口气。江渭澜道,“工兵有什么不好吗?不都是站岗放哨,出操打靶吗?”王觉道,“不发枪,不打靶,就是打洞,说白了就是一个打洞的隧道工。”

王觉说的没错,他们到达的空军韶关场站,就是来挖战备洞库的。整个洞库可以装下一个飞行员的飞机,非常之大,等于是把一座山给挖空。这支伟大的部队就是前赴后继地打洞。

下期预告:

就在江渭澜确定复员那年,
出了大事。④8